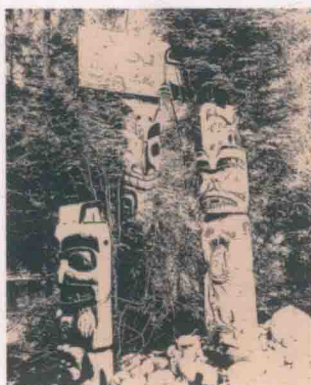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年学者文库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 of Archaeology:
from China to Canada

落基山下问考古

——一个中国考古人加拿大求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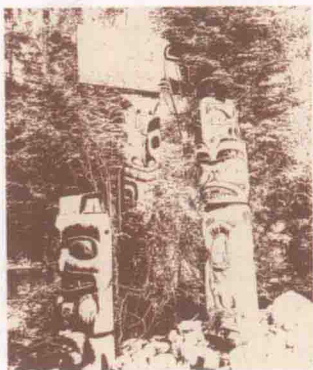
■ 周立刚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年学者文库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 of Archaeology:
from China to Canada

落基山下问考古

——一个中国考古人加拿大求学记

■ 周立刚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落基山下问考古:一个中国考古人加拿大求学记/周立刚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1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年学者文库

ISBN 978-7-307-20242-9

I. 落… II. 周… III. 考古工作—文集 IV. K8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06573 号

责任编辑:李程

责任校对:李孟潇

整体设计:涂驰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精一佳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2 字数:226千字

版次: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20242-9 定价:68.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言

Preface

从本科开始学考古，那个时候接触的国外考古信息极为有限，仅知道中国的考古与欧美颇有渊源。早期那些奠基中国考古学的殿堂级学者诸如李济、梁思永等许多都是在美国学习的考古学。硕士研究生阶段在张昌平老师的“中国古代青铜器”课程上接触了第一篇外国学者写的中国考古文章，那是美国著名考古学家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写的关于浙川下寺楚墓出土青铜器的研究。这篇英文文章当时读得很吃力，但是却在内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国学者居然可以把中国的考古做到如此的深度。从那个时候起，北美大学的人类学及考古学在我的心中更是平添了一份神秘色彩。

一般来说，正常的情节应该是受此影响之后苦读英语并努力申请国外大学，如我的很多同学一样。然而我并不是循着这个路线走的。当时虽有仰慕之心，却并未有行动，2008年硕士毕业之后就到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参加工作。工作之初的生活繁忙但是比较平淡，为了不让英语基础荒废，我买了一本著名的红宝书(GRE单词)来挑战自己。随后的三四年中这件事就成了我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而这本书也慢慢就翻烂了。2011年年初，老婆怀孕，小孩预计到10月出生。我想小孩出生之后就很难再有充足的学习时间，应该在此之前对这个事情做个了结，于是决定去考试一下看看学得怎么样——2011年7月我报名了雅思考试。

这个情节到现在在我的同学中仍然是个笑话。我当时并没有准备出国，因此也不知道GRE、托福、雅思等究竟有什么区别，只知

道它们都是国人比较熟的英语考试，与出国有关。之所以选择雅思是因为在郑州有考场，距家比较近。离开学校数年之后第一次参加考试还是有点紧张，尤其看到考场里的同学大多是年轻的高中生或者大学生，而我当时已经年近而立。2011年10月出来成绩，这次考试居然意外地得到平均7.5的分数，超过了很多国外大学要求的分数线。当时还是有点兴奋，然后和老婆商量决定申请一下学校试试，因为这个成绩有效期只有两年。这个时候我才开始考虑出国留学的事情，儿子也在10月底降临。于是就在学习做爸爸的同时匆忙准备出国材料。两个多月的时间申请了加拿大五所学校中三个接受雅思成绩并且有考古学专业博士学位的大学。最后很幸运地拿到了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的 offer，我们都相信这是儿子给我带来的幸运。

近三十岁出国留学，并且儿子才出生不久，这对于我和家人都是巨大挑战。有人把这种挑战称为人生的突围，我却并没有如此高的觉悟，当时的第一感觉是兴奋之余还非常紧张。2012年8月31日，老婆和十个月大的儿子在北京送我上飞机，进入登机口的那一刻，眼泪哗哗流下。那一幕任何时候想起来都是刻骨的伤感。

重新踏进校园，而且是神往已久的北美大学，我的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是对家人的思念，另一方面就是紧张，毕竟我已经离开学校四年多，不知道还能否适应并顺利完成学业。虽然阿尔伯塔大学的考古学在北美算不上顶级，但是全新的环境以及学校丰富的图书资源使我终于有机会一睹北美考古的神秘面容。除了完成基本课业之外，其他任何与考古有关的著作、期刊我都会争取浏览一下，当然周边相关的活动也是要参加的。我是计划要在四年内完成学业的，连导师都说非常紧张，因此没有任何时间可以浪费，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因此利用这些阅读的机会写点与外国考古有关的小故事，并跟其他专业同学们在喝酒时交流，也成为一种缓解压力的方式。几年下来竟然也积累了不少内容(由此也可见这几年也喝了不

少的酒)。

在周边同学的鼓励下，我计划将这些见闻和感想介绍给更多的有兴趣到国外学习考古的年轻学生，或者是有兴趣了解国外考古的同行和爱好者，因此努力不把这些内容写成深刻的专业文章，而是尽量通俗化。这些文字每一篇都有一个与考古相关的主题，涉及的有考古研究、考古教学、考古实习、文化遗产保护等，同时也有一些关于留学生活和英语学习的内容。在加拿大的学术训练使我也养成了一个习惯——对于任何不是自己见解的内容，都要言之有据，简单说就是要有出处，可供大家去核实。文字虽然通俗，也带有一些学术性质，相关的材料和观点都作了注释，这些内容也能够为相关领域的中国研究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整体而言，我认为这本书可以当作初级的国外考古公众读物。对于有兴趣了解一点国外考古知识或者留学生活的人，对于国内从事考古教学或者实践的学者，都会有一些帮助。

本来题目是要写成“我在加拿大学考古”或者“我在北美学考古”。跟同学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都说这个太平淡且缺乏诗意，为何不用“落基山下学考古”呢？因为学校也正好是在落基山脉附近，于是我一个文科生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来自于土木工程专业唐耀博士的建议。回国之后，请院里的多位专家审阅了文稿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最后在我的科室主任胡永庆研究员的建议下，名字改成了“落基山下问考古”，并加上了副标题——这样一来，读者一眼就能明白书的内容是和真正的考古有关，而不是单纯的游记。

目 录

Contents

初识落基山下的考古	001
一个犀利的考古学家谈文明	005
Cock 与 chicken: 第一个和语言相关的笑话	009
瑞典版的“曹操墓”之争	011
在路上: 一次北美式的穷游	017
用人骨信息来讲故事	027
西方人的“寻龙诀”——外国寻找墓葬的方法	034
做助教, 教考古	040
实验室里做考古	058
再识落基山下的考古: 田野考古	065
学术论文中的地图问题	076
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经历	080
对外国人的称呼	089
美国的工人运动考古: 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一个案例	092

亲历印第安人遗骨返还	097
美国的遗址盗掘活动：反思考古学家的职业道德	111
我们决不让步——加拿大古遗址保护者的声音	116
考古与酒	120
一条新闻引起的对加拿大文物保护制度的探索	130
风靡古代世界的博戏	138
公众考古活动实践：做志愿者讲考古	144
第一次英文写作投稿经历	151
英文考古期刊一览	160
后记	181

初识落基山下的考古

跟很多朋友说起在北美学考古，总是会遇到这样的疑问：那地方才几百年历史，有考古研究价值么？其实这是一个很深的误解。首先，北美地区并不只有我们看到的由欧洲移民创造的几百年历史。在欧洲移民到达之前，原住民印第安人在此已经生活了上万年并留下了具有特色的物质文化遗存，是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其次，北美的考古并不仅仅只关注这个地区，北美考古学者脚步遍布全世界，不仅涉足许多古代文明研究领域，而且在考古学理论、现代科技考古等方面都具有引领潮流的影响力。

这个就看起来有些矛盾了。既然本土文化遗存也很丰富，为什么还要到世界各地去研究别人的文化？除了北美从事考古研究的学者比较多之外，还有一些很复杂的历史背景，这个问题显然不是我能说清楚的。不过从研究材料的角度讲，有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印第安人文化遗存并不是那么容易研究的。

2012年开学之初，有一堂课讲骨骼考古研究的道德规范与伦理(ethics)，说起在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地做考古发掘的种种困扰。这些困扰很主要的一方面就是来自原住民的抵触情绪。大家都知道，原住民与欧洲移民(早期叫殖民者)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原住民对于这些占领了他们家园的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敌对情绪。如北美，大多数的考古学者都是白人，也就是欧洲殖民者后代，而北美绝大多数考古遗存都是印第安人的遗存，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是天生的一对矛盾体。另外，原住民印第安人都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十分尊敬祖先，是绝对不允许有人扰动祖先的遗物和遗骨的，尤其不愿意白人学者挖出自己祖先的遗骨和遗物送到实验室研

究，并且将它们陈列到博物馆供人观赏。因此在北美本土的考古发掘经常会遭到原住民的阻挠，甚至引起冲突。

由于遭到阻挠，学者和政府往往都只能让步——尊重原住民的权益已经成为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的共识（尽管不一定实施得有多完美）。最后很多情况都是按照原住民的要求，将已经发掘出土的人骨或者文物重新填埋。这种情况对于考古学家来说，相当于一种灾难，因为这就意味着珍贵研究材料的彻底丧失。曾经有一段时间，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争论究竟是以研究为重还是以尊重原住民权益为重，显然这种问题是很难有答案的。不仅原住民的遗存研究受到限制，考古发现的非洲奴隶遗存的研究也受限制，曾经有非裔美国人团体提出，要求奴隶遗存只能由非裔学者进行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越来越多的印第安人呼吁美国各博物馆所藏印第安人的遗骨和遗物应当交给他们现存的后裔来处置。为了表现出对原住民权益的尊重，美国的老布什政府在 1990 年颁布过一部法案，叫《美国原住民墓葬保护及遗物归还法案》（*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简称 NAGPRA），规定美国所有受联邦资金支持的博物馆、研究所等机构必须将其收集的人骨遗存及相关随葬品进行整理，弄清其分别可能与哪些现存的原住民部落（联邦政府承认并注册的）有关，并与相关部落沟通协商，遵从他们对这些遗骨和遗物的处理意见。这无疑给考古学者增加了新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考古学家们只有尽最大努力去与相关原住民进行沟通协商，运气好的话能够获得一定的研究机会，比如在限定时间内完成研究。多数情况之下，只能很无奈地将遗骨和遗物归还给相关部落。

目前北美很多的大学、博物馆和研究所虽然也还有一定数量的印第安人骨资料，但是说不定哪天就会被某一个或者几个部落找上门来索要。如果人家有证据证明某些骨骼或者遗物属于他们祖先（比如出土地点是他们传统的居住地等），就只能依法归还。在这

种情况下,研究材料,尤其是人骨材料就特别的稀缺和珍贵——学者们都尽最大的努力从现有材料上获取信息,这实际上间接地促进了研究方法和手段的进步。

虽然受到很多限制,北美本地也不是完全没有考古发掘,当然主要是遗址,很少涉及人骨遗存。因此考古研究中,比如体质人类学、古病理学、稳定同位素研究、古 DNA 研究等和人骨相关的方向的学者绝大部分都是在北美以外的地方寻求发展空间,学生也只能到其他地方实习。这同时也推动了北美学者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研究领域。虽然没有人正式地讨论过这个话题,但我认为这与研究材料的受限和北美考古学技术方法的繁荣,以及北美学者向世界各地扩展是有一定联系的。

北美人骨遗存的考古研究与原住民权益之间的冲突至今仍未有彻底解决,其中近些年最著名的一个案例是关于 Knneweck Man 的争议。^①Knneweck Man 是一具保存相当完整的约 9000 年前的人骨,1996 年被发现于美国华盛顿州。这一发现对于研究北美早期人类来源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当时发现地附近的原住民部落声称这是他们祖先的遗存,要求发掘者依法归还。但是来自 Smithsonian 研究所的几个著名学者坚持认为这些遗存与印第安人没有关系,因为其年代早于已知最早的印第安人文化,于是拒绝归还。接下来是长达八年的官司,2004 年美国法院判决 Knneweck Man 的遗存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无法确定,不适用 NAGPRA 相关条款,可以继续研究。这一判决在学术界和印第安居民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并且再次触发了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对立情绪,有学者专门对此撰文讨论。^②2015 年,来自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学者对这具人骨遗存进行了 DNA 研究,证实了其与现代印第安人存在血缘关系,是印第安人的祖先遗存,这项成果发表在 *Nature* 上。^③尽管如此,Knneweck Man 遗存的归属以及涉及的争论仍然余波未平。对于其中涉及的是是非非姑且不予置评,但是这一争论和涉及的研究过程确实暴露出了现实研究中的尴尬境况,另一方面也用科学的证据证实了北美印

① <http://www.burkemuseum.org/blog/kennewick-man-ancient-one>. <http://www.nwd.usace.army.mil/Missions/CivilWorks/Cultural-Resources/KennewickMan.aspx>.

② Zimmerman, L. J.: Public Heritage, a Desire for a "White" History for America, and Some Impacts of the Kennewick Man/Ancient One Deci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2005, 12 (2): 265-274.

③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nfv/ncurrent/full/nature14625.html>.

第安人的悠久历史。

每次谈及相关话题时，我总会联想到国内的情况。我跟老师和同学们说起来我们一次发掘可以出土数百具人骨和数千件遗物，我们的库房中有数千具不同时期的人骨和上万件不同材质的遗物可供研究，绝大部分人都觉得难以置信，跟听说一个巨大宝藏一样。大概也是因为资源丰富的原因，中国考古的基础研究工作量十分巨大，我在考古研究所工作了三四年对此深有体会。绝大部分业务人员都是连续奋战在基建考古前线，很少有时间坐下来对发掘材料作仔细研究。基本的材料如出土陶器、石器、铜器等尚无法细致研究，更不用说人骨遗存了——相关研究在国内考古仍然属于基础阶段，研究力量还十分缺乏。幸运的是，这些年大家的学术意识在不断提高，以骨骼为基础的各种研究逐渐开始得到学界重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吉林大学等机构也逐步培养出了一批批骨骼研究学者并开始在各地开展工作，在他们的影响下，各地方考古研究所都开始有意识地收集人骨和动物骨骼、土样等以往经常被忽略的材料。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这些材料在不远的将来必然都是宝贵的研究资料。

一个犀利的考古学家谈文明

系里有个很犀利的老师，在波兰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后移民到加拿大，到阿尔伯塔大学任教。他负责一个有十多个大学参加的国际考古项目，我们开玩笑说他是系里最大的老板，因为系里大部分老师也都参加过他的项目。说他犀利，除了理论功底深厚之外，跟他的学生交流中得知他确实是一个很严厉的老师，甚至有点固执。

每周三是他讲课，因为要交流讨论，我事先读了他发来的一些文章。读过之后的感觉完全是云雾缭绕——以我有限的英语水平，完全没有办法跟上他的节奏，尤其是在很多涉及理论的问题上。课上他讲的内容理论色彩十分浓厚。根据各种学科的特点，他把目前的学科分成几类，考古学被称为 *most confused*，或者可理解为最令人困惑的学科？其中有一点我印象十分深刻，他这样总结的主要依据是目前考古学中很多方向或者概念是错误的，比如说关于人类进化史的一个概念：*modern human*（现代人），这个 *modern* 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什么是 *modern*？就是因为几个现在的学者给出的几个技术性的标准，就把人类进化史上较早的一个阶段给武断地归为非 *modern*，或者说原始——这显然是错误的。

这一下子就直接冲击到很多我们已经熟知并且接受了的概念，而我们似乎很少去思考这些概念是否合理。当时我就意识到这真的是个犀利的老师，于是我想到一个类似的概念：*civilization*（文明），这也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并且早期文明是国内近几年受到国家重视的研究内容。然后我问他如果按照他的思路，现在所用的文明这个概念是否也是个值得探讨的概念（我用的是 *arguable concept*），

并不敢太冒失。他的回答很直接，说文明这个概念就是错误的。现在所给出的文明的标志，比如城市、政权等，实际上在早期任何一个阶段的文化中都是可以找到的，只是具体体现的形式不同而已。比如早期的聚落的功能归根结底与后来所谓的城市是很相近的，只是形式及规模有别而已；再比如早期社会里的一些组织结构难道不能看做一种特殊形式的政权？我们现在把 smart phone 和 computer 视为现代文明的象征之一，何以见得数百年之后的人类会把它们认为是一种文明？

他噼里啪啦地批判了一通，并且举出了好些例子，我勉强跟上了他的节奏但是并不赞同他的看法，似乎过于偏激。我认为当前文明的概念是现代人根据自己的认识水平给过去某一个时间段的文化特征的一个概括或者总结而已。对于这个概念的定义方式体现了人类发展史上某一个阶段的文化特征，可能受到定义出现时人们所具备的知识水平和社会背景的局限，但不能说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定义的和研究的文明，是 20—21 世纪人们认识到的文明，是带着时代烙印的文明概念。悲剧的是，这些内容虽然在我的脑子里非常清晰，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很难用英文去表述清楚。他似乎看出来我想的是什么，也没等我开口就很快接着发表他的见解——这个时候我还在琢磨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意见，就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了……下来之后我才深刻地体会到，理论问题的讨论是应当建立在对等的语言水平上的，而在我当时的语言水平和薄弱的理论基础来说，完全没有能力跟他讨论。

在欧美的考古学界，考古学理论也是一个专门的研究方向。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受哲学和社会学理论影响，历史文化主义、新考古学、后过程主义等新理论层出不穷，每一个时期都有一批犀利的考古学家，并且不同理论派别之间的争论也十分激烈，据说曾经发生过某学者演讲过程中被持反对意见的听众扔鞋的事。系里还有一个老师是 70 年代密歇根大学毕业的，也是理论功底十分深厚的学者，我听他们讲课都非常吃力。涉及考古学理论的英文文章，对

于我这种缺少人类学教育背景、语言水平一般的中国学生来说，宛若天书。在听几位老师上课之后，我尝试读过伦福儒和宾福德等人的文章，实在难以完成，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弱势。

这些年中国考古学者在国际上的影响逐渐扩大，各类顶级的期刊上频频见到中国学者的文章，很多顶级院校或研究所中也都有中国学生和学者。然而有一个事实必须得承认，中国学者目前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领域，仍然是偏技术性的（或者说科技考古），理论研究领域较少见到中国学者的贡献。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学者理论研究水平差，应该是与中国考古学科发展背景有关。中国的前辈考古学家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这套体系与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背景下产生的考古学理论体系具有很大差别。因此中国学者很少会去专门研究西方的考古学理论，而西方学者也只有极少数熟悉中国的理论体系，两个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的对话空间比较有限。

再回到前面文明与文化的话题，我后来慢慢明白了这个老师的意思。现在给出的文明概念，只能概括某一个特殊时期的文化特征，但是同时将之前的文化排除在了文明范围之外——这显然有失公允。在特殊的环境之下这样的概念可能会引起学术之外的问题，比如可能会被一些人认为是歧视。因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古代文化面貌是存在很大差别的，例如延续上万年的北美印第安人文化就没有发展出城市、文字、高度集中的政权，并且一直以石器为主要工具。按照现在多数学者对文明的定义，这样的文化显然是不能被称为文明的，这可能就有点歧视的色彩了，而这个问题在北美一直是很敏感的。

或许文明之前加上一个限定语会更合适一点，或者可以用另一个比较中性的词代替这个词汇？当然这些都是我自己的思考了。经过数次讨论之后，我也很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在语言和考古学理论方面的缺陷，于是就放弃了在理论方向上的努力，专心地去做自己的技术考古了。



学校外景



学校中心广场

Cock 与 chicken:

第一个和语言相关的笑话

今天课上讨论的文章之一是关于用 DNA 研究家鸡在世界各地传播的问题，发表在著名的国际刊物 *PLOS ONE* 上。^①目前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家鸡最早在亚洲被驯化，其中印度和中国是两个最重要的但是存在争议的驯化中心。这篇文章认为这两个驯化中心的家鸡品种在很早之前就有了交换，因为文献记载“公元前 1400 年有中国的僧侣从印度带回了一只家鸡”（文章第 3 页左侧 18-20 行）。因为提到中国，这段我自然多看了两眼——公元前 1400 年，不正是商朝么？然而印象中似乎没有听说过商朝与印度有交往，更没听说商王朝还有 Monks（僧侣）。带着这些疑惑，于是就查了这段所引的文献——一篇 1913 年发表的题目叫 *The Cock* 的文章，发表于美国东方学会的刊物上。^②1913 年什么概念，甲骨文也才被发现没几年呢，居然能有中国和印度交流的记载，这就引起了我更巨大的兴趣。

于是我对这篇发表于 100 多年前的文章进行了细读。文章中确实对中国古代的家鸡养殖作了介绍，说中国家鸡养殖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400 年（但是并没有提供这种判断的依据），并且认为是从最早的驯化中心缅甸及邻近地区传过来的，压根没有说公元前 1400 年左右的时候中国僧侣从印度带回一只鸡的事。我设想过很多可能，比如笔误或者讹传等，并且在谷歌上搜了很多遍，然而最后也没有弄明白这个结论究竟是怎么来的。*PLOS ONE* 发表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团队由 19 个来自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 18 家不同研究机构学者组成，并没有一个中国机构或中国学者参加，大概也

① Storey, A. A., Athens, J. S., Bryant, D., Carson, M., Emery, K., Higham, C., ... & Ladefoged, T.: Investigating the Global Dispersal of Chickens in Prehistory Using Ancient Mitochondrial DNA Signatures. *PLOS ONE*, 2012, 7(7): e39171.

② Peters, J. P.: *The Cock*.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13(33): 363-396.